U
101
Y8
1639
v.21

LIBRARY
MAY 7 1969
UNIVERSITY OF TORONTO

李惟簡禁掠吐蕃

唐憲宗元和六年、以金吾大將軍李惟簡爲鳳翔節度使、隴州地與吐蕃接、舊嘗朝夕相伺、更入攻鈔、人不得息、惟簡以爲邊將當謹守備蓄財穀以待寇不當覬小利起事盜恩禁不得妄入其地益市耕牛鑄農器以給農之不能自具者增墾田數十萬畝屬歲屢稔公私有餘販者流及他方。

芭山氏曰禁掠吐蕃不至挑釁增墾田畝自足待寇皆守邊良法其要在不見小利起事

李惟簡　崇琼生著

唐憲宗元和六年以金吾大將軍李惟簡爲鳳翔節度使。隴州地與吐蕃接。舊常朝夕相伺。更入攻鈔。人不得息。惟簡以爲邊將當謹守備。蓄財穀以待寇。不當睹小利起事盜恩。禁不得妄入其地。益市耕牛。鑄農器。以給農之不能自具者。增墾田數十萬畝。屬歲屢稔。公私有餘。販者流及他方。

甚日大同李京生等不宜屯集。曾甚日以宜定子

李吉甫議省吏員

唐憲宗元和六年、李吉甫奏中原宿兵（宿頓也猶言屯兵）見在八十餘萬。商賈僧道不服田畝者。什有五六。是常以三分勞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待衣坐食之輩也。今內外官以稅錢給俸者。不下萬員。天下或以一縣之地而為州。一鄉之民而為縣者甚衆。舊制一品月俸三千緡。職田祿米不過千斛。艱難以來。增置使額。厚給俸錢。大曆（代宗年號）中權臣月至九千緡。州無大小。刺史皆千緡。常袞（代宗時平章）始立限約。李泌（德宗時平章）稍復

增加然有名存職廢或額去俸存閑劇之間厚薄頓異請勑有司詳定省吏員併州縣減入仕之塗定俸給之數於是詔段平仲韋貫之許孟容李絳同詳定省併八百八員諸邑流外千七百餘人

昔人入粟補官亦權宜耳不可為恒法

芑山氏曰省吏員併州縣定俸數皆所以節用至于減入仕之塗雖專汰冗官而其間庸鄙僥倖者亦稍退矣此法在近代猶不宜略宋太宗開寶二年省州縣官增其俸詔曰吏員猥多難以求治俸祿鮮薄未可責廉與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而

益俸。諸州縣以戶口爲率。差減其員。舊俸月增給
五十。按益俸與吉甫論小異。似微示激勸意。然所
益者。即所減之俸。非有重費也。未嘗不寓撙節在
其中。雖然。一官也。與其議增減。莫若慎委任。分別
賢否。不濫予官。使皆稱職。縱事任煩劇。多設數十
員。冗食者少。何足害民。不然。員吏併省。職業隳壞。
雖十數人。皆民蠹疾也。豈一增俸足求治哉。
卓菴氏曰。宋真宗咸平四年六月。汰冗吏天下凡
汰十九萬五千八百餘人。選曹爲清。雖然。前此之

爲冗蠹亦甚矣。太宗時不悉汰。何也。

李絳議徙受降城

唐憲宗元和八年振武河溢毀受降城節度使李光進奏請修城兼理河防李吉甫請徙於天德故城以避河患李絳盧坦以爲受降城張仁愿所築當磧口據虜要衝美水草守邊之利地欲避河患退二三里可矣天德故城僻處确瘠烽候不相應接虜忽唐突勢無繇知是無故而蹙國二百里也城使周懷義奏利害與絳坦同上卒用吉甫策以受降城騎士隸天德軍李絳言於上曰邊兵徒有其數而無其實將帥

但緣私役使聚其貨財以結權倖而已未嘗訓練以備不虞此不可不於無事之時豫留聖意也受降兵籍舊四百人及天德交兵總五十人器械一弓而已故絳言及之上驚曰邊兵乃如是其虛邪卿曹當加按閱會絳罷相而止

或曰吉甫在位十年言計鮮效憲宗忽從其策何也絳謨謀日驗君子附焉上始疑其立黨而盧坦周懷義所見適與絳同上必曰是皆爲黨者也故必失地而不從絳彼吉甫之計無恊同者上必曰

是孤立無黨者也。故寧遠絳而從吉甫。嗚呼。亦可謂不明乎善者矣。明年絳罷。而吉甫在位終其身。陟黜失宜如此。欲以致中興。難哉。

韓愈議糶鹽

唐穆宗長慶二年、戶部侍郎判度支張平叔言官自糶鹽、可獲倍利、又請令所繇猶言所屬將鹽就村糶易、又乞令宰相領鹽鐵使、以糶鹽多少、爲刺史縣令殿最、簡責所在實戶、據口給一年鹽、使其四季輸價、富商大賈、有邀截喧訴者、所在杖殺、酷刑詔百官議、兵部侍郎韓愈曰、城郭之外、少有見錢、糶鹽多用雜物貿易、鹽商則無物不取、或賒貸徐還、用此取濟、兩得利便、今令官吏坐鋪自糶、非得見錢、必不敢受、如此、貧者無

從得鹽自然坐失嘗課如何更有倍利若令官吏將鹽家至戶到而糶之必索百姓供應騷擾極多又刺史縣令職在分憂豈可惟以鹽利多少爲之陟黜不復考其理行又貧家食鹽至少或有旬月淡食若據口給鹽依時徵價官吏畏罪必用威刑臣恐因此所在不安此尤不可之大者也中書舍人常處厚曰宰相處論道之地雜以鹺務實非所宜竇參皇甫鎛皆以錢穀爲相卒蹈禍敗又以重法禁人喧訴夫强人之所不能事必不立禁人之所欲犯法必不行事遂

亂政平叔宜黜

寢平叔又奏徵遠年逋欠江州刺史李渤上言度支徵當州胡注云刺史自以所守州爲當州貞元二年逃欠戶錢四千餘緡當州今歲旱災田損什九陛下柰何於大旱中徵二十六年前逋負詔悉免之

芑山氏曰平叔思以掊克之術媚上使非韓愈諸人盡言極諫百姓方十室九空安得不群起爲盜詔悉免欠錢雖穆宗從諫之美後是濫賜如故幸興慶宮至通化門投絹施僧多至二百匹剝萬民之膏脂資一時之賞賚宜其終不足致治也

李德裕鎮四川

唐文宗大和五年西川節度使郭釗以疾求代以義成節度使李德裕為西川節度使蜀自南詔入寇一方殘敝郭釗（之遥切音昭）多病未暇完補德裕至鎮作籌邊樓圖蜀地形南入南詔西達吐蕃日召老于軍旅習邊事者雖走卒蠻夷無所間訪以山川城邑道路險易廣狹遠近未踰月皆若身嘗涉歷上命德裕修塞清溪關以斷南詔入寇之路或無土則以石壘之德裕上言通蠻細路至多不可塞惟重兵鎮守可保

（雖訪之甚詳亦須親歷）

（數處驗其果否）

（扼要）

無虞但黎雅以來得萬人成都得二萬人精加訓練則蠻不敢動矣邊兵又不宜多須力可臨制崔旰之殺郭英乂張朏之逐張延賞皆鎮兵也時北兵皆歸本道惟河中陳許三千在成都有詔來年三月亦歸蜀人恟懼德裕奏乞鄭滑五百人陳許千人以鎮蜀且言蜀兵脆弱新爲蠻寇所困皆破膽不堪征戍若北兵盡歸則與杜元穎時無異蜀不可保恐議者云蜀經蠻寇以來已自增兵鄉者蠻寇已逼元穎始募市人爲兵得三千餘人徒有其數實不可用郭釗募

〇今京營皆〇然

北兵僅得百餘人臣復召募得二百餘人此外皆元額舊兵也恐議者又聞一夫當關之說以爲清溪可塞臣訪之蜀中老將清溪之旁大路有三自餘小徑無數皆東蠻臨時爲之開通若言可塞則是欺罔朝廷須要大度水北更築一城迤邐接黎州以大兵守之方可況聞南詔以所掠蜀人二千及金帛賂遺吐蕃若使二虜知蜀虛實連兵入寇誠可深憂其朝廷建言罷兵者蓋係禍不在身望人責一狀留入堂案

欲借此以明築城鎮守之不可已

政事堂案牘 他日敗事不可令臣獨當國憲朝廷皆從其

請德裕乃練士卒葺堡鄣積糧儲以備邊蜀人粗安

或曰察地形設鎮守練士卒積糧儲皆備邊要略至不言淸溪可塞不曲阿朝旨而惟安蜀爲急此又文饒公忠之不易及

芑山氏曰山川險易雖加訪求若身嘗涉歷然趙充國有言百聞不如一見德裕宜就一二訪求所得者問親歷其處以驗走卒蠻夷之言之信否則察其近而遠可知也安得槩取斷於衆口哉

杜牧上罪言

唐文宗大和七年杜牧憤河朔三鎭之桀驁而朝廷議者專事姑息乃作書名曰罪言大略以爲國家自（肅宗以來敝政）天寶盜起河北百餘城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無敢窺者齊梁蔡被其風流因亦爲寇未嘗五年間不戰焦焦然七十餘年矣今上策莫如先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爲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又傷府兵廢壞作原十六衛以爲國家始踵隋制開十六衛自今觀之設官言無謂者其十六衛乎本

原事迹其實天下之大命也貞觀中內以十六衛畜養戎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有事則戎臣提兵居外無事則放兵居內其居內也富貴恩澤以奉其身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上府不越千二百人三時耕稼一時治武籍藏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有蚩尤爲帥亦不可使爲亂耳及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檄乃來斧鉞在前爵賞在後飄暴交捽豈暇異略雖有蚩尤爲帥亦無能爲畔也自貞觀至開元末百五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

五百七十四府凡有四十萬人

篡此大聖人所以柄統輕重制鄣表裏聖筭神術也至于開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彊矣請搏四夷于是府兵內剗邊兵外作戎臣兵伍湍奔矢往內無一人矣尾大中乾成燕偏重而天下掀然根萌燼然七聖旰食求欲除之且不能也繇此觀之戎臣兵伍豈可一日使出落鈐鍵哉然爲國者不能無兵居外則畔居內則篡使外不畔內不篡古今以還法術最長其置府立衞乎近代以來于其將也弊復爲甚率皆市兒輩多齎金

玉。負倚幽陰。幽謂宦寺陰謂女后折券交貨所能致也。絕不識父兄禮義之教。復無慷慨感激之氣。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彊傑愎勃者。則撓削法制。斬族忠良。力一勢便。罔不爲寇。其陰泥巧狡者。亦能家筭口斂。委於邪倖。繇卿市公。去郡得都。四履所治。指爲別館。或一夫不幸而壽。則戛割生人。略匝天下。是以天下兵亂。不息。齊人乾耗。靡不繇是矣。嗚呼。文皇帝十六衛之旨。其誰原而復之乎。又作戰論以爲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河北氣俗渾厚。果于戰

耕。加以土息健馬。便于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竊天下之產。自可封殖。亦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爲富也。國家無河北。則精甲銳卒。利刀良弓健馬。無有也。是一支兵去矣。河東盟津。滑臺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以塞虜衝。不可他使。是二支兵去矣。六鎮之師。厥數三億。低首仰給。橫拱不爲。則汾淮巳北。循河之南。東盡海。西叩洛。赤地盡取。才（才纔同）能應費。是三支財去矣。咸陽西北。戎夷大屯。盡剷吳越荊楚之饒。以啖兵戍。是四支財去矣。天下四支盡解。頭

腹兀然其能以是久爲安乎今者誠能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夫天下無事之時殿閣大臣偷安奉私戰士離落兵甲鈍敝是不蒐練之過其敗一也百人荷戈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小裨操其餘羸以虜壯爲幸以師老爲娛是執兵者常少糜（此弊最宜痛革）食常多此不責實料食之過其敗二也戰小勝則張（今且有掩敗爲功而獻捷希賞者）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上賞或一日再賜或一日累封凱還未歇書品已崇爵命極矣田宮廣矣金繒溢矣子孫官矣爲肯搜奇出宛勤于戎矣此厚賞之過（賞不厚不可以

得士心○若濫賞則○又不足以○示勸此際宜○有區分

其敗三也多喪兵士顛躓大都則跳身而來剌邦而去○回視刀鋸其色甚安一歲未更旋已立于壇墀之上矣○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大將兵柄○不得專恩臣勅使○迭來揮之堂○然將陳殷然將鼓一則曰必爲偃月一則曰必爲魚麗○三軍萬夫環旋翔羊○怳駭之

泥○古陣法何益

閭○虜騎乘之○遂取吾之鼓旗○此不專任責成之過○其敗五也○今者誠欲調持干戈洒掃垢汙○以爲萬世安○

綱○目○缺○此○六○字

而乃踵前非○是亦不可爲也○又作守論以爲今之議皆曰○夫偏疆之徒○吾以良將勁兵爲衛策高位美爵○

充飽其腸安而不撓外而不拘亦猶豢擾虎狼而不拂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曆貞元所以守邦也何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以為快也愚曰大曆貞元之間適以此為禍也當是之時有城數十千百卒夫則朝廷待之貸以法度于是瀾視大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法角為尊奢天子養威而不問有司守恬而不呵王侯通爵越祿受之覲聘不來几杖扶之逆息虜胤皇子嬪之裝緣采餙無不備之是以地益廣兵益彊僭擬益甚侈心益倡于是土田名器分劃殆盡而賊夫

貪心未及畔岸遂有滛名越號或帝或王盟詛自立恬淡不畏走兵四略以飽其志者也是以趙魏燕齊卓起大唱梁蔡吳蜀躡而和之其餘混澒（混魂上聲水雜貌澒洪上聲大水貌）軒囂欲相效者往往如是運遭孝武宵旰不忘前英後俊夕思朝議故能大者誅鋤小者惠來不然周秦之季幾為犯獵哉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笞于家刑罰于國征伐于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大曆貞元之間盡反此道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以首

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今者不知非此而反用以爲經。愚見爲盜者。非止于河北而已。嗚呼。大曆貞元守邦之術。永戒之哉。

芑山氏曰。牧論守戰。皆有可采。至如憤三鎮桀驁。不欲專事姑息。尤切中當時積弊。胡氏云。治天下而先自治者。堯舜三王不越乎此。而牧以伐魏次之。則不知其所謂自治者何事也。若徒以復十六衛。開五百七十四府。爲自治之道。既非聖王先務。貞觀之治。亦非專恃此也。文士之言。有言近似而

買不至者此類是也胡氏此論自正愚謂善用言
者棄短取長無苛求可也用人亦然
按成燕偏重王幼學集覽云成謂成德藩鎮燕謂
盧龍藩鎮陳濟正誤云今按杜牧明云開元末府
兵內剗邊兵外作尾大中乾成燕偏重葢指祿山
范陽謂成燕鎮之偏重也玄宗天寶六載綱目云
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奏言文臣爲將不若
寒族胡人遂用安祿山至天寶中諸道節度盡用
胡人精兵咸聚北邊天下之勢偏重卒致祿山傾

覆天下。彼時未有成德軍。代宗初張忠志以恆趙深定易五州降。始命忠志爲成德軍節度使。集覽非也。陳氏正誤是。

詔河東備回鶻

唐武宗會昌元年、天德軍使田牟、田布之弟監軍韋仲平、欲擊回鶻以求功、奏稱回鶻叛將嗢沒斯等侵逼塞下、吐谷渾沙陀黨項、皆世與爲讎、請自出兵驅逐、上命朝臣議之、議者皆以爲嗢沒斯叛可汗而來、不可受、宜如牟等所請擊之便、上以問宰相李德裕、對曰、窮鳥入懷、猶當活之、況回鶻屢建大功、今爲鄰國所破、部落離散、遠依天子、無秋毫犯塞、柰何乘其困而擊之、宜遣使者鎮撫、賜以糧食、此漢宣帝所以服呼

韓邪也陳夷行曰此所謂借寇兵資盜糧也不如擊之德裕曰彼吐谷渾等各有部落見利則銳敏爭進不利則鳥驚魚散各走巢穴安肯守死為國家用今天德城兵纔千餘若戰不利城陷必矣不若以恩義撫而安之必不為患縱使侵暴邊境亦須徵諸道大兵討之豈可獨使天德擊之乎時詔以鴻臚卿張賈為巡邊使使察回鶻情偽未還上問德裕曰嗢沒斯等請降可保信乎對曰朝中之人臣不敢保況敢保數千里外戎狄之心乎然謂之叛將則恐不可若可

汗在國嗢沒斯等帥衆而來于體固不可受今聞其
國無主將相逃散或奔吐蕃或奔葛邏祿惟此一支
遠依大國觀其表辭懇切豈可謂叛況嗢沒斯等自

（力辯其非叛使邀功者無可藉口）

去年九月至天德今年二月始立烏介自無君臣之
分願且詔河東振武嚴兵保境以備之俟其攻犯城
鎮然後以武力驅除或于吐谷渾等部中少有鈔掠
聽自讎報亦未可助以官軍仍詔田牟仲平毋得邀
功生事當令不失大信懷柔得宜彼雖戎狄必知感
恩詔田牟約勒將士及雜虜毋得先犯回鶻詔河東

振武嚴兵以備之李德裕請遣使慰撫回鶻且運糧三萬斛以賜之上以爲疑陳夷行屢言資盜糧不可德裕曰今徵兵未集天德孤危倘不以此糧啗饑虜且使安靜萬一天德陷沒咎將誰歸夷行至上前遂不敢言上乃許以穀二萬斛賑之

或曰戒邀功生事備邊第一策賑回鶻所以全天德小費自不足吝陳夷行非知國家大計者也

李德裕請置備邊庫

唐武宗會昌五年李德裕請置備邊庫令戸部歲入錢帛十二萬匹度支鹽鐵歲入錢帛十三萬緡匹明年減其三之一凡諸道所運助軍財貨皆入焉以度支郎中判之

芑山氏曰此與德宗瓊林大盈異蓋彼私此公耳雖然庫名備邊宜更求其實所謂實者何慎擇度支主之務爲可久而已苟判之非人法雖良於邊備何益

支干之[illegible]

非然軍名徵發之際更求其實而[illegible]

也山凡日兆與鹽宗勝林大[illegible]

支兩中到之

年與其三之一凡諸道所須即年[illegible]

餘皆十二萬四更支鹽錢人錢十三萬[illegible]

[illegible]宗惠昌五年李德裕請諸州盤錢今[illegible]

李[illegible]諸道[illegible]

王式禦南蠻

唐宣宗大中十二年、以王式爲安南都護經略使、式有才略。至交趾、樹芳木爲柵。可支數十里。深塹其外。泄城中水。塹外植竹。寇不能冒。選教士卒甚銳。頃之南蠻大至。去交趾半日程。式意思安閒。遣譯諭之。中其要害。蠻一夕引去、遣人謝曰、我自執叛獠耳、非爲寇也。安南都較羅行恭、久專府政、麾下精兵二千、都護中軍、纔羸兵數百、式至杖其背。黜于邊徼。

有備

芑山氏曰。據地險。教士卒。此備之可見者。觀式意

思安閒頗饒智調。蠻至必有以禦之。非專恃壍柵而已。

芀木爲柵。或言韻會注。芀田聊反。說文葦華也。案爾雅葦醜芀。注其類皆有芀秀。醜即類也。是知芀與木爲兩物。夾雜樹之爲柵耳。戰國策張孟談對趙襄子曰。臣聞董閼安于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苦楚牆之。其高至丈餘。其堅則箘簬之勁。不能過也。注荻萑葦屬。爾雅繁醜。荻爲蒿。苦蓋也。楚荆也。以是四物爲牆焉。始信芀非木名。可以

爲柵無疑矣苫詩廉反蓋音盍萑音丸或又言芀
之爲物以樹字推之必非蒿莘安南至唐田早爲
安南都護作木柵歲率民錢不時完王式至樹芀
木柵爲設濠周植刺竹寇不敢犯今交趾有芀木
葉似青楊木生而直木理堅韌如中國櫟木民間
採此木横布外靣甚耐久土人書作芀正如土產
黄心木本只芀字土人書作苾字字書作芧之類
多有妄加草頭竹頭者刺竹如湖南猫竹而節密
刺尖射外快如錐民遠宅栽之鷄犬不能入意此

木此竹皆最堅勁有力而得名。土人因竻竹例書作竻。而通鑑本唐書轉寫作艻。誤從刀也。

盧攜請賑給

唐僖宗乾符元年、關東旱饑、翰林學士盧攜上言曰、國家之有百姓、如草木之有根柢、若秋冬培溉、則春夏滋榮、今關東旱災所至皆饑、人無依投、待盡溝壑、其蠲免餘稅實無可徵、而州縣督趣甚急、動加箠撻、雖撤屋伐木、雇妻鬻子、止可供所繇酒食之費、未得至于府庫也、朝廷倘不撫存、百姓實無生計、乞敕州縣一切停徵、仍發義倉亟加賑給、敕從其言而有司竟不能行、

可涕

有司類

如此

芑山氏曰○此民窮盗起之因○明年大蝗蔽日○所過赤地宰相而下○反以蝗不食稼稱賀○君蔽臣諂如此○唐安得不亡○

又曰○攜軫念百姓○請加撫存○此關繫國本之言○但乾符五年○攜嘗與鄭畋議蠻事○專欲和親○畋不可○攜怒拂衣起○袂罥硯墮地破之○上聞之曰○大臣相詬○何以儀刑四方○繇此觀之○攜處置蠻事○可謂失策○夫蠻之不宜和親○事理著明○而攜獨惑焉○其亦未離經生之見耳○

趙犨襲擊孟楷

唐僖宗中和三年、黃巢作亂、遣其將孟楷取蔡州、節度使秦宗權戰敗、稱臣于巢、合兵圍陳州、初陳州刺史趙犨（犨尺鄒反音抽）謂將佐曰、巢不死長安、必東走陳、其衝也、不可不爲之備、乃完城塹、繕甲兵、積芻粟、六十里之民有資糧者、悉徙入城、（清野）多募勇士、使子弟分將之、（此子弟必諳軍務者）楷果移兵擊陳、犨先示之弱、（餌賊）伺其無備襲擊、（用襲）殺獲殆盡、擒楷斬之、巢聞之怒、與宗權合兵圍之、犨諭曰、忠武素著義勇、陝州號爲勁兵、況吾家久食陳祿、誓

與此州存亡且殉國而先不愈於臣賊而生乎有異議者斬數引鋭兵開門擊賊破之（非擊不足以破賊）

芑山氏曰知巢必東故先事自固巢雖强如犨何及巢既平宗權復熾攻鄭道二十餘州皆陷惟陳距蔡百餘里兵力尤弱犨日與宗權戰宗權不能屈此無它有備故耳

孫　余垣
　　余維樞　較正

古力略備卷之三終

婺源　余懋衡　輯
明
袁州　張自烈　定

[illegible]

宋太祖命官度民田

建隆二年度民田、周世宗末年、嘗命官詣諸州度民田、而使者多不稱、至是宋主謂侍臣曰、度田蓋欲勤恤下民、而民斂愈甚、今當精擇其人、遂分遣常參官詣諸州、尋詔州縣課民種植、長吏以春秋巡視、著爲令、又置義倉、官所收二稅每一石別輸一斗貯之以

（先須簡擇長吏）

備凶歉。又遣使監輸民租。先是藩鎮率遣親吏視民租入。概量增益。公取餘羨。符彦卿在天雄軍、取民尤悉、太祖聞之。卽遣使諸州分主其事。民始不困。

芑山氏曰。度田課種。置倉監輸。皆國家良法。然不難於遣官。而難於得人。非精擇不可。要之擇人之術。尤在咨訪保任。或論定後官。或因才器使。惟朝廷孰思而愼行之。庶有實用。

置封樁備饑饉

宋太祖乾德三年。帝平荆湖西蜀。收其金帛。別爲內庫儲之。號封樁。凡歲終用度之餘。皆入之。以爲軍旅饑饉之備。

○宋主劉裕財帛皆○在外府○內無私藏

嘗諭近臣曰。石晉割幽燕以賂契丹。使一方獨限外境。朕甚憫之。欲俟斯庫所蓄滿三百萬。遣使謀於彼。儻肯以地歸於我。則以此酧之。不然。朕當散滯財募勇士。以圖攻取也。尋又鑿大池于京城南。

此役可已

號講武池。選精卒習戰池中。帝嘗臨觀之。

或曰。置內庫以備兵荒。未爲失策。獨鑿池習戰。非

講武之要。卒亦未見得其用。愚謂創業者。舉事動衆。宜求其重且大者先之。故智者當務爲急。

芭山氏曰。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受貢珠。摧酒酤。弊政亟行。慮財用不足也。三年幸左藏庫。語薛居正曰。此金帛如山。用何能盡。先帝焦心勞慮。以經費爲念。何其過也。詔改爲內藏庫。并以封樁庫屬焉。觀太宗此言。既漸萌侈心。亦頗乖太祖節財備患初意。

曹翰復平兩川

宋乾德四年、太祖聞兩川兵起、王全斌等伐蜀蜀主昶降蜀兵憤全斌等侵暴遂作亂遂命客省使丁德裕領兵往討之、以廉延澤爲東川七州招安巡檢使、時全師雄師雄蜀文州刺史蜀兵推以爲帥屯新繁、劉光義曹彬進擊、大破之、師雄退屯於郫王全斌王仁贍復攻之、師雄走灌口、水陸轉運曹翰會仁贍圍賊呂翰于嘉州、翰棄城走、是夕賊還結衆圍城約以三鼓進攻、曹翰諜知之、戒掌漏者止擊二鼓○當○別○有○備○賊衆不集至明而遁追襲大破之全斌復破師雄於

灌口、師雄走金堂病死、其黨據銅山、推謝行本爲主、延澤旋拔之、德裕等分道招集、賊衆悉平、西南諸夷多請附宋、

芭山氏曰。此亦僅可愚賊衆之無知者耳。令賊衆稍具智略。必自探夜分。密聲襲我。何至貿貿坐聽漏聲而後進哉。愚意曹翰既得諜傳。雖戒掌漏者紿賊。當別有阻隘設伏之法。不宜止以擊二鼓爲得計也。

張洎議建邊鎭

宋太宗端拱二年、契丹陷易州、遷其民于燕、詔群臣上備邊策、張洎言中國禦戎惟恃險阻今自飛狐以東皆爲契丹所有旣失地利而河朔列壁皆據城自固莫可出戰此又分兵之過也請於沿邊建三大鎭各統十萬之衆鼎峙而守仍命親王出臨魏府以控其要則契丹雖有精兵豈敢越而南侵制敵之方盡于此矣宋琪言國家取燕於雄霸直進、非我戰地、如令大軍於易州循孤山、涉涿水、抵桑乾河、出安禮寨、

則東瞰燕城、幾及一舍、此周德威取燕之路、下視孤壘、浹旬必克、山後八州、聞薊門不守、必盡歸降、勢使然也、然兵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若選使通好、弭戰息民、此亦策之得也、李昉王禹偁亦多以修好爲言、帝嘉納之、

芑山氏曰。通好亦不可恃。以契丹漸有輕中國意。雖與之修好。益黠橫難馭耳。安邊固守。于計爲長。宋之積弱。自伐契丹始也。賀令圖初開邊釁。王師一舉。兩路奔北。而契丹之勢。日以彊盛。宋人不敢

北向而發一矢于是女真請伐不能應而女真入契丹矣高麗請伐蓋試宋也請之而無以復則彼藉以爲詞而去矣何况西夏夷裔不觀望而爲之臣妾哉夫以契丹之强南面而爭衡二國附之于左西夏翼之于右强弱之形可立見也始于輕伐卒至于不能伐國之安危决於一舉可不慎與

王禹偁議禦戎

宋太宗端拱二年時契丹屢寇邊詔群臣上禦戎策右拾遺王禹偁獻禦戎十策大略假漢事以明之言今國家之廣大不下漢朝陛下之聖明豈讓文帝契丹之强盛不及單于至如撓邊侵塞豈有候騎至雍而火炤甘泉之患乎此亦策士家套語亦在乎外任人內修德耳臣愚以爲外則合兵勢而重將權罷小臣詗邏邊事行間諜離其黨此亦不足恃遣趙保忠折御卿率所部以犄角下詔感勵邊人使知取燕薊舊疆非貪其土地內則省官以

寬經費抑文士以激武夫信用大臣以資其謀不貴虛名以戒無益禁游惰以厚民力帝深嘉之。

文上不必槩抑但在用舍得宜

治要

芑山氏曰寬經費用大臣戒虛名禁游惰皆有裨於治但禹偁不能逆料保忠之不可任欲資爲犄角後保忠與保吉合未幾叛降契丹封爲西平王雖先是請命李繼捧爲定難節度賜姓趙名保忠鎮夏州寔始于趙普而禹偁又妄以保忠爲足賴卒至跋扈不臣大爲邊患此又禹偁失防微之道也。

何承矩等議屯田

宋太宗淳化四年、滄州節度副使何承矩上疏曰、臣㓜侍先臣關南征行熟知北邊道路川源之勢若於順安砦西開易河蒲口導水東注于海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七十里資其陂澤築隄貯水爲屯田可以遏敵騎之奔軼俟期歲間關南諸泊悉壅閡即播爲稻田其緣邊州軍臨塘水者止留城守軍士不煩發兵廣戍收地利以實邊設險固以防塞春夏課農秋冬習武休息民力以助國經如此數年將見彼弱我

强彼勞我逸此禦邊之要策也其順安軍以西抵山西百里許無可田處亦望選兵戍之簡其精鋭去其冗繆夫兵不患寡患驕慢而不精將不患怯患偏見而無謀若兵精將賢則四境可以高枕而無憂矣帝嘉納之屬霖雨爲災（庸人多口）論者多議其非便承矩引援漢魏至唐屯田故事以折衆論務在必行又言宜因積潦蓄爲陂塘大作稻田以足食會滄州臨津令黃懋閩人上書言閩地惟種水田緣山導泉倍費工力今河北州軍多陂塘引水溉田省功易就三五年間公私

必大獲其利。詔承矩按視還奏。如懋言。遂以承矩爲制置河北沿邊屯田使。懋爲大理寺丞充判官。發諸州鎮兵一萬八千人給其役。凡雄莫霸州平戎順安等軍。興堰六百里。置斗門引淀水灌漑。初年種稻値霜不成。懋以晚稻九月熟。河北霜早而地氣遲。江東早稻七月即熟。取其種課令種之。是歲八月稻熟。承矩載穗數車。遣吏送闕下。議者乃息。而莞蒲沽歡切音官蒲麤莞細草屬可爲席蜃蛤之饒。民賴其利。度支判官陳堯叟等亦言漢魏晉唐。於陳許鄧潁暨蔡宿亳至于壽春。用

○因○土○宜○以○順○穀性

水利墾田陳迹具在請選官大開屯田以通水利發
江淮下軍散卒及募民充役給官錢市牛置耕具導
溝瀆築防堰每屯十人人給一牛治田五十畝雖古
制一夫百畝今且墾其半俟乂而古制可復也畝約
收三斛歲可收十五萬斛七州之間置二十屯可得
因字有作用　興屯田以省漕運
三百萬斛因而益之數年可使倉廩充實省江淮漕
運民田未闢官爲種植公田未墾募民墾之歲登所
取並如民間主客之例陸田命懸於天人力雖修苟
水旱不時則一年之功棄矣水田之制繇人力人力

苟脩則地利可盡且蟲災之害亦少於陸田水田旣脩其利兼倍矣帝覽奏嘉之遣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按視經度然不能行

芑山氏曰後世屯田水利當變通於此苟擇人以勝其任則足國利民安邊息寇皆有所恃柰何僅付空言哉近日武人矯然請　闕上屯田書衆議其議然素未講求卒罕實用豈屯利決不可復與抑舉行者紛紛築舍道旁耳○承炬所言河北諸州卽今河間保定淀泊之地萬曆乙酉徐尚寶貞

明。請于畿內京東開水田之利。　朝廷卽令兼御史巡行。竟爲中貴所撓而止。當時輿論。亦謂北方土燥易乾。脉粗易漏。春夏苦旱。夏秋苦雨。與江南天時地利不同。若不可成功者。不知承矩于彼時。何以能興利也。今永平順天界中有泉池灌漑。皆成水田。此與江南何異。大率地利有宜南北。固其大限。然北方之土。亦有細潤可以爲田。南方之土。亦有粗硬不可耕種者。要相其土宜。爲之質劑。周禮則壤之法。有可求者。難以一槩論也。

史有嘗詳而不嘗略者。如何承矩之議屯田。黃懋之輿水利是也。按　本朝續綱目。綱大書以何承矩爲河北屯田制置使。分注則但云。初承矩至雄州。即建屯田之議。會黃懋亦請於河北興水田。乃以承矩爲使。懋爲判官。發河北諸州戍兵萬八千人給其役。開塘泊。種稻田。民賴其利。至承矩懋所上書疏。槩削勿載。愚謂史例雖刪繁黜華。特就事辭之無關國家利害勸懲者。稍爲刪節。未聞併重且大者而槩削之也。今承矩等書疏。條列屯田得

失關兵農重且大史宜詳載而續綱目分注所載僅此後世安所取衷乎故愚嘗于商萬諸儒臣不能無遺議此亦其一端也

呂蒙正等論治國

宋太宗淳化四年以呂蒙正同平章事蕭易簡趙昌言叅知政事趙鎔向敏中同知樞密院事蒙正甞因召對論及征伐帝曰朕比年征討盖爲民除暴苟好功黷武則天下之人熸熸音尖火滅又盡也下盡矣蒙正對曰治國之要在內修政事政事修則遠人來歸自致安靜帝然之時西北用兵樞機之任專主謀議敏中明辯有才略遇事敏速凡二邊道路斥堠走集之所莫不周知帝器之

○後世邊臣但偷安免禍

芑山氏曰。蒙正內脩政事之議。似儒生家言。然安邊要計。莫踰于此。理自不可易也。道路斥堠。非平日閱歷咨訪。必不能周知。此又見敏中留意邊務。與臆量管測者不同。

張詠奏罷陝運

宋太宗淳化五年、以張詠知益州、其爲政恩威並用。蜀人畏愛之。先是城中屯兵尚三萬人、無半月之食、詠知民間舊苦鹽貴。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以米易鹽。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詠度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糧運。帝聞之喜曰。此人何事不能了。吾無憂矣。

芑山氏曰。僅有無相通。而利民足國之道悉具。然幸城中鹽可易米數十萬斛。不則巧婦難炊矣。

陳恕立茶法

宋太宗淳化四年、置三司總計使、京東爲左計、西爲右計、罷鹽鐵戶部度支三使、凡涉計度者、左計使右計使總計使通議之、陳恕言官司各建政令互出難以經久五年總計使果不便、乃罷之、復以三司兩京十道歸三部、各置使、以恕爲鹽鐵使、時帝留意金穀、召三司吏李溥等、詢以計司利害、溥等上七十一事、詔以四十四事付有司行之、餘下恕等議、賜溥等金錢、悉補待禁殿直、帝語恕等曰、溥等於錢穀利病、自

幼至長寢處其中必周知之卿等但假以顏色引令剖陳必有所益復賜三司錢百萬募吏能言本司不便者令恕等量事大小貫之恕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各條利害恕閱之第為三等語副使宋大初曰吾觀下等固滅裂無取上等取利太深不可行于朝廷惟中等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經久於是始（不盡用茶商之言仍酌以獨見）為三法行之貨財流通恕有心計釐去宿弊帝深器之親題殿柱曰真鹽鐵陳恕

芭山氏曰恕夙有心計然不慱訪茶商則利害不

贓雖欲建法釐弊。有難以經久者。况公私兼濟。不忍剝小民以充國儲。尤見學術經濟之大。後是青苗手實害及雞豚。所謂啖肉充腹者也。

昔手讀書及鑒所論實內充滿者也。

患顛小兒以立圖譜尤是學術編輯之大役是書

為醫治法推變大義以續文諸說合以廣旨。

孫何議備契丹

宋真宗咸平二年、契丹（契音乞）主隆緒入寇、孫何上疏曰、陛下嗣位以來、訓師擇將、可謂至矣、神武冠於百王、精兵備於前代、分閫仗鉞者、固當以身先士卒爲心、賊遺君父爲耻、而列城相望、堅壁自全、手握强兵、坐遺戎算、遂使腥羶得計、蛇豕肆行、陛下親幸澶魏、天聲一振、敵騎四逃、雖鎮定道路已通、而德棣烽塵未息、此殆將帥或未得人、邊奏或有壅閼、鄰境不相

此邊政之六後世且以僞捷邀功

救援糗糧須俟轉輸之所致也、將帥者何、或恃勇無

謀或棄功玩寇但全城堡不卹人民邊奏者何護塞之臣固祿守位城池焚刼不以實聞老幼殺傷託言他盜不救援者何緣邊州縣城壘参錯如輔車唇齒之相依若頭目手足之相衛託稱兵少不出或待奏可乃行俟輦輸者何敵騎往還猋馳鳥逝贏糧景從萬兩方行迨乎我來寇已遁去此四者當今急務擇將帥則莫若文武之內參用謀臣防塞則莫若凡奏邊防陛見廷問合救援則莫若輕齎疾驅角彼趨捷令大駕既駐鄴下契丹終不敢萌心南牧所慮者

食者惟東北無備之城繕完周防不可不慎且逢[illegible]有毒豺狼無厭今契丹西畏大兵北無歸路獸窮則搏物不可輕餘孽尚或稽誅奔突亦宜預俻大河津濟處處有之亦望量屯禁兵扼其要害則請和之使不日可待帝覧而嘉之

或曰四患凡談兵事者皆知之獨請繕東北城屯禁兵扼要害先事設防非熟識地形不及此

冦準領三司

宋真宗咸平六年以冦準爲三司使陳恕罷恕久領三司帝初即位嘗命條具中外錢穀恕久不進屢詔趣之恕對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是以不敢進也帝嘉之至是以疾固求舘殿之職帝曰卿求一人可代者聽卿去恕薦準準至三司簡尋恕前後改創之事類爲冊及其所出榜別用新板躬至恕第請判押恕亦不讓一一押之自是計使無不循其舊貫

芑山氏曰。不條具中外錢穀。與李沆日奏盜賊水旱意合。至準不輕變舊法。非以阿恕。但不欲生事擾民耳。視漢曹參之於蕭何。世異而事同。

卓菴氏曰。胥吏侵蠹。惟利柄爲多。準類冊請押非特循行故事。政恐吏胥因緣爲奸耳。官雖易而法則同。吏安得別有更張。此意非深識不知。